

追风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年1月·哈尔滨

追 风 剑

zhui feng jian

中

顽 石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黑龙江省水利厅印刷厂 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 14/16

字数 314,000

1987 年 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48,815

统一书号: 10360·100 定价: 2.50 元

目 录

- 第三十三回 奉还鏢旗拜谢义释 (1)
突来参战叫人猜谜
- 第三十四回 黎庄讨旗针锋相对 (14)
五义欢聚同上鏢局
- 第三十五回 烟消雾散鏢旗重升起 (28)
金蝉脱壳英雄中计谋
- 第三十六回 保鏢人劫鏢虽然罕见 (38)
劫鏢者保鏢更属奇闻
- 第三十七回 劫官船韩超初试艺 (50)
杀酷吏花同报不平
- 第三十八回 昏君耳软信奸信佞 (64)
英雄斗险群胆群威
- 第三十九回 石灰岛忠良喜有后 (75)
追风剑失盗叹无踪
- 第四十回 独脚僧保昏君行踪诡谲 (87)
智张坤卫鏢局赤胆忠心
- 第四十一回 偷天换日巧改信 (99)
锦囊妙计引豺狼
- 第四十二回 神出鬼没忽隐忽现 (110)
兵不厌诈亦假亦真

- 第四十三回 鳌鱼岛意外巧遇 (122)
玉泉山事出离奇
- 第四十四回 乌贼巧使墨囊脱险 (133)
鬼域含沙射影伤人
- 第四十五回 奔袭玉泉一网打尽 (143)
追踪张望二魁逞凶
- 第四十六回 盛气凌人擂台设向门口 (153)
鬼蜮伎俩豪杰险遭身亡
- 第四十七回 暗箭毒害自食恶果 (164)
包藏祸心屡起奸谋
- 第四十八回 河东吼亦败亦胜 (175)
七煞神杀妻救妻
- 第四十九回 夜袭黎庄十恶毕命 (186)
暗探镖局两贼身亡
- 第五十回 卷土重来再建税署 (197)
变本加厉夺妻逼婚
- 第五十一回 黠东平替身替死 (210)
慈花同失鞭得鞭
- 第五十二回 自食恶果凶徒毙命 (222)
大显神威英雄杀贼
- 第五十三回 暗探税署群威群胆 (234)
明设法场奸人奸谋

第五十四回	不共戴天敌为友 结义金兰友变仇	(246)
第五十五回	豪杰神威群魔鸟兽散 奸佞鬼计许知追贼酋	(258)
第五十六回	李魂匣英雄遭险 探庐山鏖战尤酣	(269)
第五十七回	杀淫妇罗四维投师习艺 追恶奴姜得印遇师遭擒	(281)
第五十八回	毒施诱杀计独脚心狠 大闹湖子湾许知被围	(293)
第五十九回	巧施毒计红云自遭损 顽廉懦立钱光投光明	(304)
第六十回	打税署黄若梅叫战 杀季平姜得印神威	(316)
第六十一回	流水无情逐花去 冤孽有意旧人来	(325)
第六十二回	怪人不怪李庚毙命 奇事不奇徐增得生	(336)
第六十三回	打税署独脚僧败北 探黑店童子卿传神	(348)
第六十四回	豆腐饭店吹风点火 勾魂西施阴谋害人	(361)

第三十三回

奉还镖旗拜谢义释
突来参战叫人猜谜

话说店小二指使三个彪形大汉，用绳来捆绑徐增等人；可是，童子卿早有戒备，告诉在吃酒前先吃解药，五人全是假装中了蒙汗药。大汉们刚一低身来绑人，五人一齐动手，将店小二和三个彪形大汉全打翻在地。

钟虎喝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何用蒙汗药害人？”

店小二如丧考妣，伏地哀求：“哎呀！好汉爷饶命！小人金一鸣，平素喜爱‘么二三、四五六’，近日赌运蹇滞，见财起心，想弄三五两本钱；不曾想……”

辛祖霍地站起，拔出大砍刀，一把抓住金一鸣的胸襟排扣，将他提了起来，大声喝道：“巧舌如簧的蠢贼！敢在老子面前卖关子，老子先撕你的嘴，割你的舌头，挖你的眼睛，再扒你的皮！”

店小二吓得魂不守舍，象猪被屠宰时那样嚎叫：“哎哟，妈呀！我说，我说。”

辛祖松手往外一推，当！金一鸣就摔倒在地板上。辛祖一抖手，叭叭两镖，正插在店小二脖子左右，一边一镖。店小二金一鸣吓得“啊”地一声惊叫。辛祖说：“快说！不说老子就再给你一镖。”

店小二连哭带喊：“妈呀！好汉爷饶命！店主七煞神姜得印在此开店，常用蒙汗换钱。他和黎庄大员外结拜兄弟，前些日子黎二员外来关照，凡有江湖武士或可疑之人，一律下药后给他报信。小人见五位好汉爷身带武器，故斗胆冒犯虎威。”

童子卿问：“柜台里那个妇人是谁？”

“那是我们老板娘子。”

童子卿说：“不对，姜得印的老婆不是河东吼贾秀莲吗？”

“原来好汉爷知道我家店主。这个是新讨的小老婆，名叫招魂三娘花玉芳。这店实是三娘开的。”

“你大主母呢？”

“她住在离此七里的柳家桥。”

“你主人姜得印呢？”

“出外做买卖去了。”

“我放了你们。你速去告诉你大主母，就说她兄弟铁扇书童童子卿来了。另外，黎二员外来了，你先来告诉我。”

“是是。”店小二和三个大汉趴地磕个响头，连忙奔出去了。辛祖忙喊道：“再送点饭菜来！”

少顷，送来八大盘上等好菜，两壶好酒，一盆晚稻白米饭。招魂三娘花玉芳随店小二进来，说：“哪位是童叔叔？”

童子卿忙抱拳道：“嫂夫人！小弟童子卿，不知嫂子在此，未曾请安，望嫂夫人海涵！”

“哎哟！这说到哪里去了。下人有眼不识泰山，使叔叔们受惊，为嫂已吃罪非浅，还望叔叔原宥。匆匆奉上几样草菜，聊作为叔叔们压惊。少时我大姐来，再请叔叔们到庄下去，好生款待赔礼。”

她寒暄客套一番，便告辞出去。等她一走，辛祖啐了一口说：“真是粪堆上摆花瓶——美的哪份呢！她再坐一会，我就得把才喝的酒吐出来了。”

丫凡一直低着头，此时才抬起头来说：“她脸上的铅粉有一铜钱厚，怕脸皮得有两个铜钱厚，奸里妖气，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了。嘻嘻……”

徐增问道：“童师兄！这姜得印是何等样人？”

“姜得印是蔡一雄、黎明的义兄，为人正直好义，有一身惊人武功，是个火暴脾气的莽张飞，专杀贪官污吏，过去常和我合伙做买卖。他生性懒惰，身上有一文钱能打酒喝，也不出门。他最怕老婆，故他老婆贾秀莲因此得名河东吼。这河东吼的武功胜我十倍，暗器尤为出色。她泼辣，性子暴，专恨奸臣、赃官、恶

棍，爱杀富济贫，手虽狠但从不妥杀一个好人。”

他们正吃饭间，店小二进来说：“童爷！黎二员外来了。”

童子卿说：“此人叫黎亮，是黎明的兄弟，我跟他大哥是老友，黎亮也认识我，说话不便。徐师弟，丫凡师弟，你二人头前去探探。”徐增点点头，便向前店走去。

这黎亮绰号叫火龙象，长得凹脸翘鼻子，有个六亲不认的火暴脾气。他听说药倒五个人，便领着十名庄客赶来。进门就喊：

“喂！三娘！那五个小子呢？”

三娘反问：“哪五个小子？”

“别装相了，身外之物全归你，人可得交给我。”

“凭什么？我们是早订契约还是有言在先？”

黎亮这才察到自己性急，说话不谦逊，干笑说：“嘿嘿，三娘！让我看看，若是石头城来的，我用五百两银子换，他身带之物还全归你。如不是，算我打扰，我拿出二十两银子算请客道过。”

“这五个人你可动不得，那是我老头子的好朋友。”

“是谁？”

“铁扇书生童子卿。”

“他在哪？”

“正在后院吃饭。”

“哎呀！快给他们加料！”

“为什么？”

“那是我姜二哥的仇人。”

“你少饶舌，我老头子在家常说，过去和童子卿合伙做买卖，俩人只多一个脑袋差个姓，虽没换谱却胜似骨肉手足。”

“唉！过去的老皇历看不得，这次绿线姑来找我姜二哥，姜二哥不在家，绿线姑就住在我庄上，她说了，童子卿不顾义气，上……”

丫凡和徐增已听了多时，丫凡突然打断他话头，大声喊道：

“呸！哪个是黎二员外？”

黎亮本来趴在柜台上，面冲柜台里和三娘说话，丫凡在他身

后，离得较远，所以他未看见，闻声一惊，回头看，是个不成年的小孩。他问道：“你是什么人？”

“追风镖局的镖师丫凡。”

“哈哈……你人没有豆腐大，身没有韭菜高，给二爷提鞋都嫌小，竟敢自称保镖？”

丫凡最怕人说他小，便大声说：“你莫狗眼看人低。有志不在年小，无志空活百岁。”黎亮不等说完，抢步过来就一掌旁打，丫凡笑嘻嘻地往后一闪，说：“慢点！小心闪了你的手指头。”

“小顽童，你敢出语伤人！”跟身又是一拳，丫凡闪身复向前斜蹿，反而到他身后去了。

黎亮见这小孩身若惊鸿，气呼呼地问：“你们来此做什么？”

“明日到宝庄去拜庄讨旗。”

“怎么拜怎么讨？”

“恳求黎大员外念在道义份上，赐还镖旗。”

“哼！说的比唱的好听，就凭粘在嘴皮上的一块糖就想要旗？”

“二庄主！依您之见，该怎么讨？”

“拳掌说话，不能取胜，你想要旗。”

“哦，怎么打法？”

“兵对兵，将对将，拳对掌，刀对枪，这还用说。”

“既如此，你且回去，叫黎明前来和我较量较量。”

“哎呀！小狂童，竟敢如此无理，招打！”他上前一掌前插，另一手准备丫凡旁蹿时好截打，因丫凡身靠柜台，后退无路，门口全是他的庄客。丫凡突然蹲身，一手去架黎亮的前插掌，同时一脚向黎亮会阴穴蹬去。黎亮一惊，忙向后闪开。

猛听门口传来一声“住手”，只见门口大街上，有一位老妈妈勒缰马背，怒目而视。这老妈妈鹤发鸡皮，一身青缎白边袄裤，披一件金丝绒孔雀开屏大斗篷。湖蓝丝带扎腿，一双银灰绣花铁弓鞋。神采奕奕，目闪毫光。马前四个侍女，一色头缠绿绸，大红短袄，天蓝紧腿裤，杏黄凤嘴铁弓鞋。腰挎宝剑，背背宝

弓，金丝绒的明珠宽带束腰，上系一个日月箭壶。一个个脸如莲萼，唇似樱红，眉横翠岫，眼含秋波，亭亭玉立，英姿飒爽。马后八名家丁，一色青罗帽，青剑衣，背插大刀，橙黄板带紧勒着挎腰的百宝囊。他们五人牵五匹高头大马，三人手拿灯笼火把，因天色尚未大黑，灯笼火把都未点燃。真所谓好花必有绿叶相扶，这马前马后相映生辉，显得这老妈妈神态天威，气势夺人。

黎亮听喊，往旁边一蹿，忙拱手道：“原来是嫂夫人驾到，小弟不知，多有怠慢。”

老妈妈一面翻身下马一面说：“小黎亮！你也太放肆了，竟敢来此闹店！常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闹我家的店，欺我家的客，眼睛里还有我贾秀莲吗？难道黎庄人多势大，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嘿嘿，嫂夫人！不是……”

“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你要叫我嫂子，就得听我的：鸟归林，鸡上窝，你也该回家陪老婆。你我就少费罗嗦。他五人是我家人客，我要请到家去好生款待，一不跑二不飞，有事明天冲我说。”

“这……嫂夫人！他们是追风镖局的人，和我姜二哥有仇，这是绿线姑来说的，连童子卿也背义上镖局了。”

“你真是狗咬老鼠——多管闲事。他们和我家有仇，与你何干？不提绿线姑还则罢了，提起这脸上挂马掌钉的贱货，老娘气不打一处来。有仇有怨的，她怎么不敢上柳家桥去跟我说？上黎庄搬什么舌，弄什么唇？你这小子知趣点，快给老娘滚开！”

“河东吼！你的雌威冲我姜二哥发，我黎亮可不吃这套！”

贾秀莲勃然大怒，猛地逼近两步，两手叉腰，厉声道：“什么？是你这小子的脑袋敲不碎，还是欺老娘手懒？噃？冲你发又怎么样？告诉你，一个字，”她用食指指向黎亮的鼻子说：“滚！”

黎亮终于慑服了，吓得连连后退，差点撞在丫凡身上。他忙纵身旁蹿，边退边说：“好好好！俗语说，好男不跟女斗。我，

我找姜二哥算账去。”黎亮灰溜溜地跑了。

门口四个侍女嘻嘻哈哈地喊道：“喂！黎二爷！慢点，小心磕着鼻子、脸。”

童子卿、钟虎、辛祖也早就出来了。童子卿大步上前，深深施礼道：“嫂子！五年不见了，您一向可好？”

“好，好，托兄弟的福，越老倒越能吃了。”

“我哥哥呢？”

“你还不知道他，这个老该死的，他是有米下锅不种地，不名一文才出门哟！这不，又不知死到哪里做买卖去了，一出门，不过三年五载，他算不死回来。走吧！把几位兄弟领着到家，嫂子给你们压惊赔礼。听家下人说，还给你们‘加料’了，真是瞎了狗眼。”她又冲柜台里的三娘说：“妹妹莫光坐着瞅大街，对家下人也该多管教点，别有眼无珠，鱼龙不分。”

童子卿忙说：“本打算明日一早再去请安，既是嫂子来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童子卿替徐增等人引见，双方见礼寒暄，自不用细说。

已到掌灯时分，家人点着灯笼火把在头前带路，宾主六人骑马缓行，说说笑笑来到了柳家桥姜府。

姜府虽在偏僻山乡，却也是宅大院深，楼、台、亭、阁，花、草、林、池，样样俱全，俨如官邸。

宾主六人在前厅书斋设宴，童子卿便将自己如何跟徐增作对，如何劝绿姑，如何来讨旗，洋详细细向贾秀莲说了一遍。贾秀莲听了十分感动。她说：“兄弟！你走这条路是对的，嫂子赞成你，你哥哥回来，我也让他跟你去。徐大兄弟！我这个老婆子要去，你们收吗？”

徐增笑说：“请都请不到，还能不收嘛。”

“哈哈……这么说，我从此时始，也是追风镖局的镖师喽。”

一夜无话。次日早饭后，由贾秀莲领两名侍女带路，引徐增等上黎庄。

黎庄是个五百多户的大村子，坐山面水，左右傍林。村前有

一条五丈多宽的小河切断了去路。

贾秀莲等来到河边，她指着对岸一幢青砖大院说：“看！这就是黎府。”

徐增抬头望去，对岸有一条大道破开两片广场，约离河沿一百三四十步，便是黎府的大门。高大的门楼，朱漆兽环大门紧闭，门楼顶正中有一旗杆，上悬一面绿绸金花边的圆角垂旗，中间绣一个皂色的大“黎”字。

贾秀莲一皱眉头说：“唔？平素是白天有一浮桥，夜间撤掉，今日为何一不搭桥，二不见人，大门紧闭呢？”她面向一个侍女说：“珠儿！叫他们快搭浮桥，就说我要见大员外。”

这个叫珠儿的侍女，从背上取下装金雀画弓，顺手在狮子壶中取出三支凤尾雕翎箭。只见她不慌不忙，右拇指扣上玛瑙扳指，扳弓搭箭，弓开如满月，箭发似流星，嗖！一箭射去，正中旗杆顶的滑车绳，叭！把滑车和旗打得乱晃。她等旗绳稍稳，嗖！嗖！连发两箭，竟把滑车绳掐断，黎字大旗哗啦一下就掉下去了。

徐增、童子卿等不禁十分惊讶，想不到这金玉之姿的文雅婢娟，竟有这样精湛的射技。童子卿说：“哎呀！嫂子！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珠儿的射技，当气死养由基。’”

贾秀莲笑道：“不！应说是将相本无种。我的八名侍女，都是收养的可怜孤儿，我把她们带大，都认了义女。她们不单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马上马下，长枪短剑，也都可称娴熟。”

说话间只听啷当啷当几声晌，大门打开了。一个庄客飞跑至河边，大声问道：“什么人！竟敢射庄旗？”

珠儿说：“清天白日，朗朗乾坤，关着大门，浮桥不搭，是怕鬼？是怕神？还是穿山甲见不得人？还是全庄的人都死净？”

庄客认出她是姜大奶奶的义女，哪敢强嘴，忙赔笑说：“嘿嘿，姑娘请勿发脾气，这是二员外的令，小人敢不遵嘛！姑娘有事尽管吩咐，小人即去替姑娘通禀。”

“你去报知大员外，就说姜大奶奶求见。”庄客连称是是，

飞跑回去了。

不大一会，上游垂柳河弯处，八只小船飞驶而来，顺大道横成一排，抛锚系缆，搭上跳板，霎时间，即连成一座六尺宽的平坦浮桥。

每只船有四个船工。这三十二个船工飞跑至桥头，垂手站立两旁，躬身喊道：“有请客人过桥。”

众人一过浮桥，黎明领十几人大步迎出，老远就抱拳道：“哎呀！什么风把嫂夫人刮来了？小弟不知，未曾远迎，当面请罪了。”说罢深深作揖，一躬到地。

贾秀莲忙答礼道：“愚嫂来得鲁莽，还望四弟海涵。”

“嫂夫人深居简出，今日光临寒舍，必有所教！”

“四贤弟先莫着急，为嫂给你引见引见。”她指着黎明说：“此是黎庄大庄主，云中白蟒黎明黎大员外。”又指徐增说：“此是追风镖局总镖头，徐增徐大镖主。”

黎明拱手上前一步道：“哎呀！久仰久仰，大镖主英名如雷贯耳，今日幸会，实乃三生有幸。”说罢将手伸了过来。徐增见状，知黎明要较力，忙说：“岂敢岂敢，大庄主名扬四海，威震九州，敝人景仰已久，聆教来迟，还望恕罪。”说完也将手递过去。

他二人的右手相互握住，同时屏气运力，如铁打的虎钳，似钢铸的丝扣。一个是绿林高手，有拔山扛鼎之力；一个是仗义英雄，具擒龙缚虎之功。双方相持约一碗饭的时间，相互把手一松。徐增说：“大庄主神功，非敝人所能及者。”

黎明是哑巴吃元宵——嘴不说心中有数：徐增功力高一筹，这是力未用尽，否则自己非败不可。

大家来到客厅，分宾主两厢而坐，家人捧上清茶，贾秀莲和黎明为大家引见。黎庄陪客有：黎亮、修子贵、方世春、李慕白等十二人。一番客套过去，自然是话归正题。

徐增站起身来，拱手道：“敝镖局失落镖旗一面，盗旗人留有四句诗。当时青青道长被擒，后蔡一雄亦被擒，经蔡一雄老师

指示，此旗现在大庄主手中，故斗胆造访，万求大庄主看在江湖道义份上，赐还此旗，则徐增与众镖师，莫不感恩感德，愿以厚礼相报。”

黎明说：“镖旗乃蔡一雄盗，我黎明不过是为朋友陪行，无权也无心过问还旗与否之事，还望大镖主鉴谅！”

方世春在浔阳被酒侠打败，一股怨气未出，他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道：“镖旗是大家商定去取的，哪一个人也无权答应还旗之事。此乃客厅，只叙友情，若议还旗之事，请到院中说话。”

黎亮在黄山饭店受了一肚子冤气，也是一股无名底火烧心，呼地一下也站起来说：“方道长说得对，还旗？没那么容易，得讲好价钱。”他二人恶狠狠地瞪着徐增，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啪！”贾秀莲一拍桌子，茶碗叮铃当啷滚到地下，打个粉碎，她霍地一下站起来，怒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镖主和大庄主交谈，汝等喳喳什么，是欺大庄主软弱不能主事，还是欺镖局无能要不了旗？”

方世春亦不甘示弱，大声说：“请问姜大奶奶，你手捧谁家的饭碗？脚踩哪家的船？动的什么肝火，插的什么言！”

“告诉你，我贾秀莲已是追风镖局的一名镖师，吃的是镖局的饭，撑的是镖局的船，见事不平就要发火，谁不懂道义我就要管！”

起先，人们以为贾秀莲是看着童子卿的面子，只来做个引见人，如今听说她也是镖师，黎庄之人都大吃一惊，一个个面面相觑。

黎亮说：“好哇！怪不得昨日你在店中冲我发雌威呢，原来你是对头人。告诉你，这是黎庄，不是黄山饭店，你不要太放肆！”

“好小子，黎庄又怎么样！没有打虎神鞭不来打虎，没有定海金针不敢斗蛟。讲理天下可去，要讲打，阎王殿老娘也敢拆掉！如今就问大庄主还管不管？要是不管，老娘就发话了：交出镖

旗，拱手相谢；哪个小子敢说不给镖旗，老娘就拧下他的脑袋垫坐。你们快说！老娘就等你们一句话，好定夺拱手还是动手。”

黎明也忙站起来说：“方道长！请先坐下，二弟不得无礼，快快坐下！”方世春、黎亮气呼呼地坐下了。黎明接说：“嫂子！请先息怒，莫发雷霆，听黎某略陈肺腑，若有不合之处，再请诸位指教。”

贾秀莲愤怒地“哼”了一声，轻蔑地望着黎亮、方世春一阵冷笑，狠狠瞪他俩一眼，才忿然坐下。

黎明见他三人坐下了，便也坐下，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黎某是盗旗者三人中之一人，旗，也确在敝庄。方才嫂夫人说得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从四句留言不难看出，主事人是我三哥蔡一雄。今蔡一雄不在，和黎某等人说，是得不到结局的。依敝人管见，莫若请诸位先在敝庄盘桓数日，黎某愿作向导，引诸位一览黄山胜景，略尽东道之谊，等蔡一雄来到，自有分晓。不知诸位尊意如何？还望见教。”

徐增见其推委，决意采取“硬攻”，先用“激将法”一试。他故作冷冰冰地问道：“但不知蔡一雄何日能来？”

“这，这倒很难说。自上次和花氏昆仲上镖局，则泥牛入海，已无消息矣。”

“哦，如此说，大庄主所说让我们在宝庄不是盘桓‘数’日，而是无数日了！”

“嗯，不，不，敝人当差人去找蔡一雄速来。”

“大庄主知道蔡一雄的去处？”

“这个，这倒不知。”

“既然不知，天涯海角何处觅？岂非还是遥遥无期？敝局有镖师二十余人，镖目镖手一百九十人，依大庄主之见，都在宝庄长期打搅、同游黄山？大庄主！二百多人遥遥无期的食宿方便吗？”

“嘿嘿，等一个蔡一雄，何需用借多人，只一二人在此便可。”

“大庄主！人家摘了镖局的招牌，迫使镖局停了生计，全局二百多人只有全力以赴，捉拿盗旗人，夺回镖旗，才能端碗吃饭。这岂是一二人之事？大庄主身为盗旗者，又是藏旗人。不向汝求旗，反而舍近求远，去找那敢做不敢当，盗旗未带赃，逃之夭夭、不敢见人的小丑？天下有是理乎？我徐某今日拜庄，是思大庄主能行义好友，取信于天下。试问，镖局若不念道义，若不尊重大庄主，我们捉的是贼，拿的是赃，何必费此口舌？请大庄主三思。”

没等黎明发话，从东书斋冲出一人，怒气冲天，大声喝道：“徐增！你不要敲山震虎，语中带刺。告诉你，我蔡一雄闯江湖四十余年，站着顶破南天门，躺着压塌水晶宫，是个顶天立地、响当当的汉子，既敢做就敢当。实话说，镖旗就在黎庄。要讨旗，唇枪舌剑，无济于事；得刀来剑往，有死有伤。四弟！叫家下人备上酒菜，略谢追风镖局放我之情。饮罢杯中酒，拜谢恩释情，即请至院中拳掌说话，鱼不死，网不破，休提镖旗之事。”

原来蔡一雄从镖局回来，感镖局宽厚待人，欲送回旗了事，可巧绿线姑赶到，她与方世春等人都反对送回镖旗；还有一些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朋友们，七嘴八舌，说送旗太丢脸。闹得蔡一雄进退维谷。今日徐增拜庄，众人说有他在场说话不便，叫他回避，他便和绿线姑等十几人藏在东书房。东书房和大客厅只一板壁之隔，说话全能听清楚。徐增估量蔡一雄在，故用激将法，欲把他“激”出来。蔡一雄是条直率好汉，怎经得住徐增反反复复、口口声声说他是敢做不敢当，逃之夭夭不敢见人的小人呢？

蔡一雄怒火万丈，一头便闯了出来。他一出面，反倒把黎明弄得十分尴尬。蔡一雄毫不理会，转向贾秀莲深施一礼说：“二嫂！二哥已来信，这几天准赶回来，说要和你一块来黎庄，梦想不到，嫂子却上了另一只船。做兄弟的无权过问嫂子之事，只提醒嫂子一句，休上了别人的当，最好等二哥回来后，你再定行止。”

贾秀莲说：“兄弟们各行其道，为嫂一不相劝，二不阻拦。

但为嫂年逾古稀，不是稚子幼妇，分得清兰艾，看得准正邪。江湖黑道买卖洗手了，镖局道路走定了。请放心，不会让人牵着鼻子走的。”

蔡一雄深叹了一口气，再不愿多说，退至黎明一旁。

少顷，酒宴摆好。东席是镖局六名镖师和两名侍女，西席有蔡一雄、黎明、黎亮，陪客有修子贵、李慕白、绿线姑、方世春等三十四人。

互相敬酒已毕，蔡一雄站起说：“我蔡一雄和镖局徐增有仇，去盗镖旗为求和徐增一战。不曾想为救青青而自身又陷，蒙镖局义释。所谓丝恩发怨，亦当相报，故我只和徐增一战。我胜，略报杀表妹丈之仇；我败，则为友报仇之心已尽。不论胜败，镖旗今日一定要奉还镖局，以谢义释之情。大丈夫恩怨分明，今日奉还镖旗，和徐增交过手，则是恩怨俱报，至此了事，今后和镖局井水不犯河水。至于黎庄在座诸友，和镖局另有瓜葛者，当作别论。蔡某只作壁上观，幸勿见责。”他说罢用右手中指叩桌，叩得“哆哆”直响，以示顿首谢罪，而后默默坐下。

黎明站起说：“黎某多年洗手，此为众所周知。和镖局又无恩怨，盗旗者，只是兄行弟从之义字耳。三哥方才之说，即黎某之心，三哥与之战，我亦与之战，三哥作壁上观，我亦为壁上观。在座者，西席全是黎庄之客，东席又有我嫂子，我敬愿大家先莫谈仇事，开怀痛饮。酒后，请同至院中，有账再算，有事再论。来人啦！快添酒菜。”

正在此时，突然有一人大步走进客厅。只见此人：头扎白绸方巾，身穿白绸褂裤，足登布袜布鞋。中等身材，斑白短须，双目毫光闪闪，一派正气逼人。他站在双方席位中间的空地上，向两边巡视，无亲无疏，无喜无怒，毫无表情。

西席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一个个惊喜若狂，几乎同声惊叫：“张坤大哥！”

蔡一雄、黎明更加喜出望外，同说：“大哥！你来得正好。快！请这边坐！”